

從苦諦開始

唯其不捨苦諦、觀照苦諦，
佛家始能是一門面對生命、
勇敢擔承、與跨躍的悲智哲學。

文學，之於我，不啻是「四聖諦」中，「苦」諦的思惟與延伸。

「在經歷那麼久長的蟄隱修行之後，何以你的作品仍然如是陰霾、晦黯，充滿生命的騷悸、掙扎、罪惡、死亡與苦難？」朋友問我：「為什麼不寫些更具人性光明面的作品？」

「你見過記錄戰爭的攝影或圖象嗎？……多數傑出的戰地記者在被詢及他們對戰爭所抱持的態度時，答案往往出人意表……『反戰』他們說，毫無疑義地。——使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衝刺於砲火、彈骸下的，不是由於酷虐、嗜血，或天性中之於戰火的迷戀與激狂；而是一種深沉的道德情操——是之於人類和平真正的自覺與期許，使他們攝下一幀幀驚恐怖厲、死亡殺戮的地獄圖景；關於煙硝與砲火，集中營與難民窟，游擊隊與反抗軍，施虐者與受迫者，被陵夷的城市以及被支解的血肉……」回答友人：「在創作上，我毋寧是接近那些戰地記者的罷。苦難，於我，一直地，並非終極，而僅是通往解脫的甬道；人性的負面惡質亦然。」

的確，生命之瘤，宛如生命之花一般，孿生抽長於我的一切作品、一盡人性間——作品〈鴉域蛛網〉描寫為孤寂吞噬的老人，經由竊物、窺淫、猥褻，以及罪惡本身，而完成的一段變質而奇異的內在救贖；〈黑夜裡不斷抽長的犬齒〉是一位終其一生努力成為聖徒，卻在死後發現一己蛻化為吸血鬼，而在其中不斷地叛逃（與體內孿生的嗜血特質）、思索、掙扎，終而理直氣壯、坦然吸血的「異化」過程；〈生命列車〉的開始，一位新聞記者揹著大袋資訊垃圾，立於闐暗、曠寂而落寞的

候車室內，等待某輛開往醫院的救護車，意圖利用醫院焚毀屍體的焚化爐，銷燬一己的記憶，與資訊……

還有，於冬日海濱澀苦等候死神，卻為死神徹底遺忘的王子；囚禁湖底，汲汲尋索一把剪刀的水鬼；以及一覺醒來，蛻為一隻蟲豸的巨龍……

人物、命運、與情境……這些皆是我的苦諦。我於縱橫興迭的生命脈絡中思索苦的形成、苦的積集，以及燒燃其中，烹煎其中，纏縛其中，使人深墮羅網而不覺的愛渴、無明、瞋憤、酷毒、辛慘……

傳統佛家之所以被視為「逃避的哲學」或「羔羊祈禱式」的哲學，或者，即在於我們之於「苦諦」的迴避以及之於「離苦得樂」一詞的諸般誤解吧。「離苦」——出離苦、解脫苦，乃至清淨自在、身心喜樂固然是一切行者修行的彼岸；關鍵是「離苦」的方法，並非忽視苦、漠視苦、逃避苦，或拒絕承認生命中「苦」的存在；而是面對苦，了解苦，凝視苦，探究苦——唯其真正理解「苦」的本質，它的形成以及意義，我們才可能真正獲得免疫，獲得超越與解脫。

唯其不捨苦諦，觀照苦諦，佛家始能是一門面對生命，勇敢擔承，與跨躍的悲智哲學。一切的修行，乃至其間所獲持的喜樂境地亦除非是真實建立於之於「苦諦」以及「集諦」的堅實理解上，否則，所謂「修行」皆如海市蜃樓……

可以說，苦難，是腐蝕之癌，亦是悲憫之路——唯有真正識得苦，了解苦，經驗苦，始能真正以「同體」之心慈憫此世一切苦難。它是慈悲的泉源。

一位南傳雲水僧說得好——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在北傳國家解釋為不度盡外在眾生，誓不成佛；南傳國家則解釋為不度盡內在眾生，不能成佛。往外修是慈悲，往內修是精進。」

如此，文學，是無數「內在眾生」的面對、觀照與沉澱吧。每一段經緯，每一位人物，皆具現了一只惑愛眾生的面相，一段五蘊遷流的過程。長夜遙迢，火宅無盡——不徹悟內在眾生，即無以圓覺外在眾生。